

品 鉴

愉悦与伤感

——《让我们去大堰》编后记

沈潇潇

在文学创作之余,这几年我也主编了一大堆书。我编的书有一大共性,就是体现地域特色,或历史,或现实,或整体,或局部,譬如《奉化人》、《溪口旅游文化丛书》、《溪口品读》等。本次编纂《让我们去大堰》也不例外,它反映的是大堰镇的乡村风情。但编此书的情形跟过去有所不同,那就是它带给我愉悦和伤感的双重体验。

作为奉化最西南的一个乡镇山镇,大堰有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,曲径拐弯的大溪细流,婉约妩媚的翠竹山花,千奇百怪的古藤老树,八阵图似的溪石山岩,令人齿颊留香的乡土特产,还有淳厚的民风,美丽的传说,可仰可钦的历史人事,俯拾皆是的乡情逸趣。这一切,通过《让我们去大堰》作者们的用心观察、体验,再经他们妙笔生花,用文字再造了一个大堰,奉献给广大读者。作为这些文章的第一读者和定稿者,我确实感到愉悦。人类源自荒野,来自乡村,走向城市。在我们每一个人,特别是生活在水泥丛林中的人们的心底,都有一份对自然原生态的向往,有一种深深的乡村情结或者说原乡情结,大堰使我们这份与生俱来的原乡情结有所寄托。也正是基于此,我为《让我们去大堰》一书撰写的题记是:“游走大堰,沉淀的历史,流动的记忆,在最美的风景中绽放,使从水泥丛林中走来的人们有一番别样的体验和发现……”大堰,在这里已超越了一个具体的山乡,而成为一个文化符号,它代替了离乡的我们那心底里永远不变的原乡,使我们的情感有所依附的那个恒久的原乡。心有所附,这正是使我产生愉悦的根由,也许也是让所有《让我们去大堰》读者感到愉悦的根由吧。

再说伤感。由于大堰地处深山,过去交通闭塞,所以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人文遗迹和淳厚的民风,单就古建筑而言,大堰拥有明代工部尚书王钫故居“尚书第”狮子阁门门楼,著名文艺理论家、作家巴人(王任叔)故居,及浙东“闺阁诗人”,我国女子教育先行实践者王慕兰故居白阁门,拥有大体量清代建筑群的董家村,几乎村村都有宗祠、家庙、古戏台、古桥梁……但是,在许多村落,我们也看到了木朽墙坍的情景。古村在迅速老去,不仅仅因为风蚀、虫蛀和霉腐。在董家村的古建筑群见诸报端以后,竟发生过古建筑构件被盗事件。于是,有些村民索性把自家房屋上的精华构件拆下匿藏,成了对古建筑的另一种破坏。当然,在更多人的眼里,那些建筑不过是一幢幢的破旧房子,听任它们继续破败。众多古建筑历经沧桑得以留存至今,除了环境、交通等因素,还得益于村民们传统的敬土、宗族意识,他们怀着敬畏心理守护着老房子。但是,随着生活的变迁,民间古建筑渐渐失去它的精神支撑而日见颓败,最终消亡。对此我不禁感到伤感。

写到这里,我要引用洛秦、刘士林两位教授的感喟:“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、逸致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,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,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,而山头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坟茔,也许深埋的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……”这简直就是说大堰——那剩下门楼其余建筑已面目全非的“尚书第”狮子阁门,那白象山麓不起眼的王墓,不就是如此吗?一切都在老去,两位教授所流露的伤感,是对心中的那个原乡日渐消亡的伤感,是引我共鸣的伤感。但稍感欣慰的是,大堰镇人民政府发起编纂这本书,初衷之一就是想引导人们去了解民间古建筑,并由此品味先人们寄寓在这些多姿多彩古宅中的情感、思想、心路历程和审美意趣,去体会祖先们具有何种精神风度、文化气质。当然我们的笔力是弱小的,但我们在努力。

大堰,在这里只是个符号,一个原乡的符号。我的愉悦和伤感,只因原乡。

诗歌把人留在美好时光里

方其军

时间都去哪里了?时间去了未来,也留在过去。诗人成长着躯体,积累着学识,却以一种花样年华的面貌伫立在人生花园,没有离开,不会消隐。我们知道,李白已经是太老太老的人了,但在读他的诗歌时,浮现在眼前的,依然是一个倜傥美男。诗歌,把诗人留在了美好时光里。

在中国诗歌杂志上,读到余姚诗人应诗虔的组诗《空抒情》,我觉得,她被定格在蓝天白云下的少女时代。就算50年、100年后,一个孩子在书橱上偶遇这一期《中国诗歌》,读到这一组诗歌,他(她)仍能想像到,最初写下这些文字的是一双纤纤素手,那些情感源自兰心蕙质的自然感悟。存活在诗歌里的作者,无非是一个姐姐或妹妹,就像《红楼梦》里,贾宝玉是不老的,林黛玉是不老的,连同曹雪芹也是不老的了。应诗虔这么说:“小心思/挥霍我全部的词,/天空会把一小朵的宽,敞出去,万里无云的蓝是箴言;/溢出的咸,是你惯用的手法/吐字如金;/收紧我的空抒情/不轻易化蝶,花一开就翩跹。”

在作协举办的会议上,几次见过应诗虔,稍稍聊过,她就是一个纯净的女子,静默的时候,她灵动的“小心思”可能已经漾开来,以纸页为器皿,倾倒着一行一行的诗歌。这些年,她的诗歌开始“化蝶”了,陆续飞上《诗歌月刊》、《延河·绿色文学》、《文学港》等文学期刊,在那百花齐放的诗歌丛林里,翕动着灵性的翅膀。据我粗浅的观察,应诗虔最初的舞文弄墨是在互联网,博客是她的首发地,论坛是她的社交圈。新世纪以来,网络提供给诗歌展示、交流的宽阔平台,在纸媒时代活跃的诗人凭借网络迎来即时的狂欢聚会,一些新生力量由此赢得内驱强劲的共舞。

当你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/它衣衫褴褛,目光暗淡,像只受伤的小狐狸/一有风吹草动,就把头颅躲藏/怕生。/你来了,脚步声温柔/捡起它,搓了搓,窝在手心/它是有灵性的/像小狐狸一样。/你视作瓷石,然后淘洗,制坯/蘸几笔天青色,画一朵出水芙蓉/掩面而来的唐美人/只有在你转过头去,才会露出一条小尾巴/上釉,入窑/你遁人体温,一次烧成/一只青花,瓷剔透,在你手上现世。应诗虔的这首《以青花瓷的身份现世》发表在中国当前唯一支付稿酬的诗歌网刊《诗歌周刊》上。这份由徐敬亚、梁小斌倡导的网刊,不接受直接投稿,而只由编辑在“网上海选”,如同某个歌坛“选秀”节目,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如此“相中”,理由只在作品本身了。这对于写“网诗”的诗人来说,无疑是一种较为严肃的认可。

前些年,应诗虔印过一部诗稿,取名“诗随潜行”。阅读这部诗集,让我觉得应诗虔是一个在山林里捉迷藏的女孩。读者没有正面目睹她,只知道她就在淙淙溪流畔,就在枝桠缠绕间。应诗虔的老家在四明山,她在诗里营筑了一个重叠的“故乡”。诗稿中第一首诗就是《梦回故乡》,山乡烂漫与童年遐思铺垫着她的创作基调与全部情绪。“我常常做这样的梦,枕着祖母慈祥的笑容醒来……我们走过半山坡的田埂,绕过池塘,穿过竹林,来到祖父留下的一大块树林。说着说着,野兔跳出了草窝,枯树长出了木耳,小鸟探出了巢穴。”由祖父到“我”,新生命的延续、蓬勃与繁荣,不是薪火相传的故事,却揭示山乡或者说世界生生不息的真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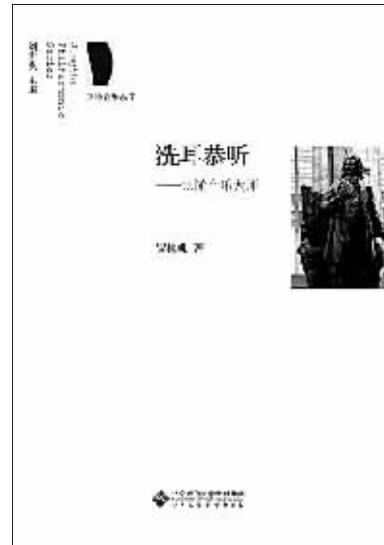
时间就像一枚回旋镖。应诗虔说:“另寻一番清净,守拙清心。”诗人携带着春夏秋冬,时间周而复始,抛出去多远,终究还是会回来的。诗歌的“现时性”很强,纵然有回忆,有展望,落笔必然是此刻的冷暖。有一次,我与一个朋友聊天,引用高尔基的话:“文学是人学。”朋友说:“哲学不也是人学吗?”我一时语塞。后来想想,我应该这么回答:“文学更重视心灵,哲学更重视头脑。”文学主情,情如水流,只有瞬时的摄录,才是真切的。

三味书屋

生命因你而动听

——《洗耳恭听》的幕后

周 萍



20世纪90年代末,因为陪女儿学钢琴,我自觉地开始接触古典音乐,当时能够找到的唱片和资料很有限,有人向我推荐了一本热销的唱片书——《爱乐CD经典》,听说两个作者都是宁波人,但我圈子里的人,都不认识那个作者之一的贺秋帆。后来,我在本埠一个网站的论坛里做古典音乐的版主,认识了很多爱乐人,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也就千把元,但发下工资,大家都会在东门口招商银行门口集合,把各自选好的唱片目录汇总,发给广州的海印商城,然后凑在一起汇钱,可以省下不少邮费。那时宁波一张正版唱片要100多元,广州过来只要70元左右。我的很多唱片就是根据《爱乐CD经典》按图索骥的。

进入新世纪后不久,我结束了第一段婚姻,好在有音乐陪伴,倒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孤单。2005年初,爱乐朋友沈伟和张明明先后打来电话,说贺秋帆在找我,还在论坛上留了电话。就这样,贺秋帆约我在报社楼上的迪莱见面,这也是他迄今仅有的一次请我喝咖啡,也算是在对的时间、地点遇上了对的人。

这些年,我和贺秋帆一起到贝多芬墓前献过花,在萨尔茨堡音乐节赶过场,也曾在卡拉扬故居前驻足,在巴黎歌剧院流连。那年,我们在托斯卡纳漫游,沿途所见,风景如画,不禁想起电影《托斯卡纳艳阳下》,电影倒是没有什么特别,但让我深刻印象的,是马蒂尼给陷入生活低潮的佛朗西丝讲的一个故事,他说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脉,有座西莫林峰,它的陡峭无法想像,但在火车来到之前很多年,人们就已经在山峰间建造了铁路,因为他们知道,总有一天会有火车的。是的,总有一天火车会有的,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我知道这本《洗耳恭听》包含了贺秋帆多年的心血,是他才华的集中体现。

前几天,出版社寄来了10本《洗耳恭听》。拿到书的那一刻,贺秋帆又说起1996年的一段往事:北京三联书店《爱乐》副主编曹利群先生来宁波出差,在旅馆看见《宁波日报》上贺秋帆写的《秋天的勃拉姆斯》,随即联系了报社的编辑。后来,曹老师有一次来我家,他说当时在一个远离音乐的城市,看到这样的文章,他很激动。当年正是在曹老师鼓励下,贺秋帆给《爱乐》投稿,开始陆续发表乐评。这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刘雪枫先生主编的《京师爱乐丛书》里也收录了曹老师的《灯塔的光》一书。

许多时候,语言总是显得苍白无力,而音乐就是先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如果曾经有一部电影,为它欣喜,为它落泪,或者被一段音乐抵达心灵,那就是一种照耀人生的光明,就是这些让我们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多了一份信心和勇气,也正因为如此,才有心灵努力的体会,才有欢笑和眼泪的人生,才会使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了音乐而更加动听。

<p